

蘇軾文集

第一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文集 第一冊

孔凡禮點校

蘇 軾 文 集

(全 六 冊)

孔凡禮點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輕工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89¹/₂。印張·4 插頁·1808 千字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7,000 冊

統一書號：10018·527 定價：17.70 元

誠不是文之意疑為不然求物之
妙如係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
於心者蓋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
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詞
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
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
易之說為正言之則人不知之此正
所謂詞盡義刻者其太玄法言
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
身調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
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

軾啓一向多病不時奉書

思仰甚矣比日

履甚畏暑

起居佳勝向蒙

示喻鐵牛老鼠之說實不曉此謎但

廢放之中病患相仍默坐觀者雖無

所得而向之淳念難好盡脫二惑矣

永日杜門游從終隔見峯巒無味此

宋 蘇軾 《與張天覺書》<1>（見文物商店藏西樓帖）

語想必

留聲也 既至万

慎重自愛 謹奉手石

上問不宣

執再拜

天覺學士執事

三月十日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
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
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
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
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
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

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
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
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此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
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
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
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
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

東坡應詔集卷第一

策略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贅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言有三日言而不贅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道於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竈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一條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宋次先生

論

武三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徙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願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毀殷故事焉曰大哉姬魏子堯舜也焉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王克殷矣夫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武王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子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不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固之存三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矣故武王不殺而立紂紂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武

刻蘇長公集序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
不苟同於人而惟道之合故能
成一家言而有所託以不朽夫
道莫深於易所謂洗心以退藏
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聖

明萬曆間茅維編《蘇文忠公全集》書影(底本)

點校說明

一、有宋一代，蘇軾的文章，以多種方式刊行。其中有詩文合刊本，如《東坡集》、《東坡後集》等；有選集，如《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有某一體裁作品的結集，如書簡；有某一時期作品的結集，如《應詔集》中的前五卷。第一次把蘇軾的文章單獨輯集在一起，是明末茅維的《蘇文忠公全集》。

二、茅氏原刊本問世之後，明清兩代以《東坡先生全集》爲名，多次印行。我們這次整理蘇軾文集，即以卷首冠以項煜序的《東坡先生全集》七十五卷本爲底本。

自明成化至清乾隆修《四庫全書》前這段期間，出現了幾種新編的《東坡全集》和具有全集規模的刊本。

其一：分集編輯本。這是指明成化四年（一四六八）程宗刻的《蘇文忠公全集》（通稱《七集》）。計包括《東坡集》四十卷、《東坡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十卷另附《樂語》一卷）、《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及《年譜》一卷，共一百十二卷。其前六集，乃據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刻（李紹序）。其《續集》，乃據明仁宗「所刻未完新本」刻。《續集》是新編的，收了和陶詩、書簡，還收了不少除和陶詩、書簡以外的詩文，其中大部分不見於《東坡集》、《東坡後集》，少量則與上二集有重複。其重出的詩文，大抵保留了原作面貌，有校勘意義。由於程宗依據的是「未完」本，蘇軾文章，仍有

不少未收入者。明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江西布政司重刻此本，亦題《蘇文忠公全集》。

其二：分類合編本。

一爲明刻一百一十四卷本《蘇文忠公集》。北京圖書館藏。該本卷一、卷二爲賦，卷三至卷三十一爲詩，其餘爲文。該本紕繆頗多。以詩而論，卷三收五古四十三首。其開章第一篇，爲《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令人不解。在這一卷中，《送楊孟容》、《送淵師歸徑山》凡兩出。以文而論，《孫武論》二篇，一列卷三十四經史論，一列卷三十五人物論；分類之中，有經史論，又有史論；又往往有「續添」，如《論武王》，不列入人物論，而列入史論「續添」；史論「續添」中，又有經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五十四《東坡全集》條斥之爲「編輯無法」。該本無序跋，似爲坊間書賈倉卒間所爲。

一爲清蔡士英刊本《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本。《四庫全書》用以著錄（以下簡稱庫本）。庫本卷一至卷三十二爲詩，係沿《七集》中《前集》、《後集》、《續集》之舊。自卷三十三爲文，文乃據「舊刻重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類編排較一百十四卷本合理。如「記」類，大體按時間順序。其失之大者有二。一在取材之不足。如：庫本卷七十八至八十五爲尺牘，其所據之本，爲《七集》中之《續集》。《續集》中之尺牘，一人多次出現，一次之中又不第先後，大抵是原始性質的資料彙編，保留了宋原刊本的本來面貌。其有力證據之一，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簡字韻（中華書局影印本一百十五冊）所引《蘇東坡集·書簡》，與《續集》中之尺牘，同出一源；其有力證據之二，是宋黃善夫家塾刊《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三《次韻子由所居六詠》其四所引東坡尺牘，從題目到文字，皆與《大

典及《續集》相同（四部叢刊影印務本堂刊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同黃本）。還有另一種經過整理的東坡尺牘，所收較庫本約多五百首。蔡士英或者因為沒有見到，沒有採用。二在體例之不純。庫本卷一百一至卷一百五，據明萬曆趙開美刊本《東坡志林》（即今通行的涵芬樓鉛印本），全錄其文。《東坡志林》爲隨筆體文字，蘇軾此類文字尚多，不應獨取此。《東坡志林》卷五之論古十三首，已見《東坡後集》（《七集》中之《續集》重收）、《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三蘇先生文粹》，應從後二書列入論類。庫本卷九十二評史類收《巢由不可廢》等文四十五篇，原見《三蘇先生文粹》卷三十九至四十。其中《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可已》、《西漢用刑輕重不同》二文，亦見《東坡志林》，其標題分別爲《臞仙帖》、《梁統議法》。庫本重出，顯得疏漏。蔡氏原本今雖未見，但依據蔡氏本著錄的四庫全書《東坡全集》（即庫本）尚在，可以覆按。

底本亦爲分類合編本。同以上二本相較，底本有其明顯的長處。

底本取材豐富。以尺牘而論，底本採用的是上面提到的經過整理的本子，約收尺牘一千三百首。

此本以人爲緯，有多首尺牘者，則大體按寫作時間排列。北京圖書館所藏元刻本《東坡先生翰墨尺牘》殘卷，就屬於此類本子。底本所據之本，在明末流傳頗廣。明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徐象標刻《蘇長公二妙集》，其尺牘部分，除個別文字外，與底本相同。早於《二妙集》者，尚有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康丕揚刻本《重編東坡先生外集》，該書部分地收了東坡尺牘，其收入的部分，與底本的體例相同，排列也一樣。當同出於一源。

蘇軾大量題跋雜記一類的隨筆體文字，宋時，已收入《東坡手澤》中（《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參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卷十一《寄黎眉州》註文），收入《大全集》中的《志林》、《雜說》（《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參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及《仇池筆記》、《蘇沈內翰良方》中，收入《詩話總龜》所引之《百斛明珠》、《東坡詩話》等書（約一百篇）及《荅溪漁隱叢話》之前、後集（約一百三十篇）中，收入《詩人玉屑》等書中，蘇軾同時代人和時代稍晚的人亦有不少引錄。只有一小部分，收入《東坡集》和《東坡後集》。此類文字，很多或者具有比較高的文學價值，或者在其中就歷史上的、現實中的、以及其他領域的問題，提出自己的卓有見地的解釋和論斷，是蘇軾散文必要的和有機的組成部分。外集編者在這方面做了整理工作，其中「題跋一部，遊行、詩文、書畫各以類從，而盡去《志林》、《仇池筆記》之目」（焦竑：《外集序》）。幾乎就在同一個時候，底本編者也做了類似的工作，搜羅更較《外集》為廣。這就是底本的卷六十六至卷七十三。其中卷六十六至卷七十一，毛晉刻入《津逮祕書》中，以《東坡題跋》行世。包括底本編者在內的整理工作，是有意義的。

南宋郎晔編註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以下簡稱郎本）及《七集》，是現在流傳較廣的兩種蘇文（後者還包括詩）刊本。底本同上二本比較，亦有其長處。

關於郎本。郎晔編註此書，在於呈進，依據的當是比較好的本子。如卷二的《菜羹賦》，文字即勝現行各本。郎晔「箋疏之暇，兼事訂譌」（羅振常：《重校宋本郎註東坡文集序》），對傳寫的差訛，做了一些糾正。如卷一《後赤壁賦》校改「夢二道士」為「夢一道士」，卷四十九《石鐘山記》校改「魏獻子」為「魏

莊子」。對於一般文字，郎氏也做了一番審定工作。除誤刊的以外，郎本不同於底本的文字，勝者略多。以此，受到人們的重視。

郎本不足之處，亦往往而在。其中最突出的，是刊刻的脫漏。如卷十一《正統辨論中》一文，在「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句下，脫去「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十八字。在卷十九《策斷下》一文，竟有兩處脫文。一在「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句下，脫去「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五十五字。一在「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句下，脫去「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十五字。此類例子，尚可舉出多處。在文字上，遜於底本的例子亦不乏。如卷五十一《放鶴亭記》「山人忻然而笑曰」，底本及七集「忻」均作「听」。按，「听」乃張口笑貌，「忻」就沒有這種意味了。

關於《七集》。《七集》是現存最早的比較全的蘇軾詩文集合刊本。其《續集》中有幾處「續添」，說明成書顯得倉促。其書刊刻錯誤時有。用底本相校，後集卷三十三《張文定公墓誌銘》有「遣使於陝西河東京西四路」之句，底本「京西四路」作「京東西路」，查《宋史·張方平傳》，亦作「京東西路」，底本是；《奏議集》卷四《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有「受息至深」之句，底本「息」作「恩」，「息」當爲誤刊。其脫漏處亦時有。再用底本校。如《外制集》卷上《新淮南轉運判官蔡濠可兩浙運判》一文，在「具官蔡濠」之後，脫去「吳越之人凋敝久矣」至「則民何賴焉」三十六字。此三十六字，賴底本得以保存。底本卷四十《賜

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附有「蘇頌表」云云，《七集》無此附錄。當然，《七集》也有勝過底本的地方。平情而論，二者互爲短長。

底本的分類，從大的方面說，是得體的。但個別類的篇目排列，却有可議之處。如「記」類，底本編者似在大類之下又分小類，然小類不易分明，且顯得瑣碎，就不如按寫作時間排列來得清楚，而這樣做是並不怎麼困難的。

底本的刊刻，有的地方不够精細，如「類」往往誤成「類」。個別地方有重收現象，如卷五十九《與鄭嘉會二首》，即卷五十六《與鄭靖老四首》中之一、二首；卷六十八之《評詩人寫物》一文，即卷六十《付子過二首》中之第一首；卷二十之《十二時中頌》即卷二十二之《十二時中偈》。還偶有脫題、脫句現象。

根據上面的敘述，底本瑕瑜相較，瑜遠勝瑕。去瑕取瑜，我們應該對底本的編者的搜輯之功，作充分的肯定。《四庫提要》卷一百五十四甯取蔡士英刊本，而批評底本「漏略」，是很片面的。

三、校是我們整理工作的重要部分。就全部文集的校勘論，我們所用的校本有：

1 宋刊《東坡集》。殘存三十卷，其中有賦七篇及其他各體文十一卷。藏北京圖書館。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簡稱集甲。

2 宋刊《東坡後集》。其文之殘存者，爲卷八、卷九、卷十，共三卷。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藏北京圖書館。簡稱集乙。